14/2/74

PLEASE DO NOT REMOVE
CARDS OR SLIPS FROM THIS PO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

DS 735 A2Y36 1761 v.11-12
Yao-P'ei-ch'ien
T'ung chien lan yao

East Asia

正編

卷十七　起唐敬宗寶曆元年

卷十八　至唐昭宗天祐三年

通鑑輯要

DS
735
A2Y36
1761
v.11-12

LIBRARY
23 1973
UNIVERSITY OF TORONTO

通鑑擥要卷十七

雲間 姚培謙平山 張景星二銘 同録

同學陳 淦鐵巖參閱

敬宗皇帝 諱湛穆宗長子在位二年

乙巳寶曆元年春二月浙西觀察使李德裕獻丹扆六箴

帝遊幸無常，昵比羣小。德裕獻丹扆六箴：一曰宵衣，以諷視朝稀晚；二曰正服，以諷服御乖異；三曰罷獻，以諷徵求玩好；四曰納誨，以諷侮棄讜言；五曰辯邪，以諷信任羣小；六曰防微，以諷輕出遊幸。帝優詔答之。

丙午二年春二月，以裴度爲司空同平章事。

言事者多稱度賢，不宜置之藩鎮。帝數遣使勞問，度因求入朝。李逢吉之黨百計毀之。先是民謠云：緋衣小兒坦其腹，天上有口被驅逐。又長安城中有橫亘六岡，如乾象。度宅偶居第五岡。張權輿上言：度名應圖讖，宅占岡原，不召而來。

其旨可見帝察其誣謗待度益厚度在中書左右忽白失印聞者失色度飲酒自如頃復白得之度亦不應或問其故度曰此必吏人盜之以印書券耳急之則投諸水火緩之則復還故處人服其識量○緋衣裴字也腹肚也音近度天上口吳字謂元濟被度擒也

夏五月幽州軍亂殺節度使朱克融而立其子秋八月都將李載義殺之

幽州軍殺克融及其子延齡軍中立其少子延嗣主軍務延嗣既得幽州虐用

其人。載義與弟載寧共殺延嗣。并屠其家。載義權知留後。數延嗣之罪以聞。十月。以載義為盧龍節度使。○

載義。太宗長子承乾之後

冬十一月。李逢吉罷。十二月。宦官劉克明等弒帝於室內。立絳王悟。王守澄等討克明。殺悟。立江王涵

帝夜獵還宮。與克明。及擊毬軍將蘇佐明。等二十八人。飲酒。帝酒酣。入室更衣。殿上燭忽滅。克明等弒帝於室內

以韋處厚同平章事。出宮人。放鷹犬。省冗食。罷別貯宣索

帝自爲諸王。深知兩朝之弊。及即位。勵精求治。去奢從儉。出宮女三千餘人。近歲別貯錢穀。悉歸之有司。宣索組繡彫鏤之物。悉罷之。復舊制。每奇日視朝。對宰相羣臣。延訪政事。中外翕然相賀。以爲太平可冀

文宗皇帝 諱昂。本名涵。穆宗第三子。在位十三年

戊申 太和二年春三月。親策制舉人

自元和末宦官益橫建置天子在其掌握威權出人主之右賢良方正昌平劉蕡對策極言其禍畧曰忠賢無腹心之寄闇寺持廢立之權考官嘆服而畏宦官不敢取裴休李郃杜牧等二十二人中第皆除官物論囂然稱屈郃曰劉蕡下第我輩登科能無厚顏乃上疏曰蕡所對策漢魏以來無與爲比今有司以蕡指切左右不敢以聞臣所對不及蕡遠甚乞回臣所授以旌蕡直不報蕡由是不得仕於朝

終於使府御史

己酉三年夏六月魏州軍亂殺其節度使史

憲誠推何進滔知留後以拒命秋八月以

進滔爲魏博節度使

庚戌 四年春正月以牛僧孺同平章事

初徵李德裕爲兵部侍郎裴度薦以爲相會李宗閔有宦官之助遂以宗閔同平章事宗閔惡德裕逼己出之滑州至是宗閔引僧孺爲相於是二人相與排擯德裕之黨

秋七月以宋申錫同平章事九月以裴度

爲山南東道節度使李宗閔怨度薦李德裕因其謝病出之

辛亥五年春正月盧龍將楊志誠逐其節度使李載義二月以志誠爲留後

志誠作亂帝召宰相謀之牛僧孺曰范陽自安史以來非國所有今日志誠得之猶前日載義得之也因而撫之使作北狄不必計其逆順帝從之以載義恭順有功拜太保

以志誠爲留後

三月貶漳王湊爲巢縣公宋申錫爲開州

司馬

帝與申錫謀誅宦官申錫引吏部侍郎王璠爲京兆尹以密旨諭之璠泄其謀鄭注王守澄知之使人誣告申錫謀立帝弟漳王湊帝命捕所告品官晏敬則等於禁中鞫之皆自誣服獄成左常侍崔玄亮等請以獄事付外覆按帝曰吾已與大臣議之矣玄亮叩頭流涕曰殺一匹夫猶不可不重愼況宰相乎帝意稍解復召宰相入議牛僧孺曰人臣不過宰相申錫復欲何求申錫殆不至此注恐覆按詐覺乃勸守澄請止行貶黜坐死徙者數十百人申錫竟卒於貶所

秋八月以崔鄲為鄂岳觀察使

初鄲在陝以寬仁為治或經月不笞一人及至鄂嚴峻刑罰或問其故鄲曰陝土瘠人貧吾撫之不暇尚恐其驚鄂地險民雜夷猱為姦非用威刑不能致治政貴知變

蓋謂此也

九月吐蕃將悉怛謀以維州來降不受

李德裕為西川節度使至鎮作籌邊樓練士卒葺堡鄣積糧儲以備邊蜀人粗安至是吐蕃維州副使悉怛謀請降盡帥其衆奔成都德裕遣兵據其城具奏

其狀書下尚書省百官議皆請如德裕策牛僧孺曰此來修好約罷戍兵中國禦戎守信爲上彼若來責失信怒氣直辭不三日至咸陽橋此將西南數千里外得百維州何所用之帝以爲然詔德裕以其城及悉怛謀等悉歸吐蕃吐蕃盡誅之於境上德裕由是怨僧孺益深

王子

六年冬十月立魯王永爲皇太子十二月牛僧孺罷爲淮南節度使

西川監軍王踐言入知樞密數爲帝言縛送悉怛謀絕後來降者非計帝尤牛

僧孺失策。僧孺不自安。會帝謂宰相曰。天下何時當太平。卿等亦有意於此乎。僧孺對曰。太平無象。今四夷不至交侵。百姓不至流散。亦謂小康。退謂同列曰。主上責望如此。吾曹豈得久居此地乎。因累表請罷。乃出鎮淮南

癸丑 七年春二月以李德裕同平章事

德裕入謝。帝與之論朋黨事。時給事中楊虞卿與從兄中書舍人汝士等。善交結依附權要。帝聞而惡之。故與德裕言首及之。德裕因得以排其所不悅者。他日帝復言及朋黨。李宗閔曰。臣素知之。故虞卿輩臣皆不與美官。德裕曰。給舍

非美官而何。宗閔失色。六月宗閔罷

秋七月以王涯同平章事兼度支鹽鐵轉運使八月加盧龍節度使楊志誠右僕射

初以志誠為吏部尚書。志誠怒不得僕射。留官告使。朝廷不得已。加志誠僕射。別遣使慰諭之。杜牧憤河朔三鎮桀驁而朝廷議者專事姑息。乃作書名曰罪言。曰。上策莫如先自治。中策莫如取魏。最下策為浪戰。又傷府兵廢壞。作原十六衛○官告。除官之告身也。遣使者賚授之。作書名曰罪言。謂不當位而言。實

有罪也貞觀中設立十六衛

以蕃發戎臣原者推原也

甲寅 八年冬十月幽州軍亂逐節度使楊志誠推史元忠主留務志誠伏誅

元忠獻志誠所造衮衣僭物詔流嶺南道殺之尋以元忠爲盧龍節度使

以李宗閔同平章事李德裕罷爲山南西道節度使以李仲言爲翰林侍讀學士

初仲言流象州遇赦還東都會留守李逢吉思復入相仲言自言與鄭注善逢

吉使仲厚賂之注引仲言見王守澄守澄薦於帝仲言儀狀秀偉頗工文辭有口辯多權數帝見之大悅欲以爲諫官寘之翰林德裕曰不可帝曰逢吉薦之朕不欲食言對曰逢吉身爲宰相乃薦姦邪以誤國亦罪人也帝曰然則別除一官對曰亦不可帝顧王涯涯對曰可德裕揮手止之帝回顧適見不懌而罷始涯聞帝欲用仲言草諫疏極憤激既而見帝意堅且畏其黨盛遂中變仲言及注皆惡德裕以宗閔與德裕不相悅引宗閔以敵之帝遂相宗閔而出德裕以仲言爲侍讀給事中仲言尋改名訓

以李德裕爲兵部尚書德裕見帝自陳請留京師故也

十一月成德節度使王庭湊卒子元逵自知留後元逵改父所爲事朝廷甚謹尋以元逵爲成德節度使

以李德裕爲鎮海節度使

李宗閔言德裕制命已行不宜自便詔復以德裕鎮浙西時德裕宗閔各有朋黨互相擠援帝患之每嘆曰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

乙卯九年夏四月以賈餗同平章事
餗性褊躁輕率與李德裕有隙
而善于李宗閔鄭注故帝用之
五月以宦者仇士良爲神策中尉
初宋申錫獲罪宦官益橫帝外雖包容
內不能堪李訓鄭注揣知帝意遂以誅
宦官爲己任帝之立也士良有功王守
澄抑之由是有隙訓注爲帝謀進擢士
良以分守
澄之權
六月貶李宗閔爲明州刺史秋七月以李

固言同平章事鄭注求為兩省官宗閔不許注毀之於帝貶之

九月宦官陳弘志伏誅憲宗之崩也人皆言弘志所為時弘志為山南東道監軍李訓為帝謀召之至青泥驛封杖殺之

李固言罷為山南西道節度使以鄭注為鳳翔節度使初注求鎮鳳翔固言不可乃出固言鎮興元而以注為鳳翔帥李訓雖以注得

進及勢位俱盛心頗忌注託以中外協
勢以誅宦官故出注於鳳翔其實俟既
誅宦官並圖注也注請禮部員外郎韋
溫爲副使溫不可或曰拒之必爲患溫
曰擇禍莫若輕拒之止於遠
貶從之有不測之禍卒辭之

以舒元輿李訓同平章事

元輿爲中丞爲李訓鄭注所惡者則爲
之彈擊由是得爲相帝懲李宗閔李德
裕多朋黨以賈餗元輿皆孤寒新進故
擢爲相庶其無黨耳訓起流人期年致
位宰相天子傾意任
之天下事皆決於訓

冬十月殺王守澄

李訓鄭注密言於帝請除守澄遣中使就第賜酖殺之訓注本因守澄進卒謀而殺之人皆快守澄之受誅而疾訓注之陰狡於是元和之黨畧盡矣

十一月李訓舒元輿鄭注等謀誅宦官不克以鄭覃李石同平章事仇士良殺訓注元輿及王涯賈餗等

始注與訓謀至鎮選壯士爲親兵奏請入護王守澄葬仍請令內臣中尉以下

盡集送葬因令親兵殺之使無遺類約
既定訓與其黨謀如此事成則注專有
其功不若使郭行餘王璠以赴鎮爲名
多募壯士爲部曲并用京兆少尹羅立
言權知府事太府卿韓約爲左金吾衛
大將軍及與御史中丞李孝本謀并注
去之宰相惟舒元輿與其謀他人莫知
也是日約奏稱左金吾聽事後石榴夜
有甘露訓元輿勸帝親往觀之以承天
貺帝乘輿出紫宸門升含元殿先命宰
相及兩省官視之訓還奏非真甘露帝
曰豈有是邪顧左右中尉仇士良魚志
弘帥諸宦官往視之士良等至左仗視
甘露約變色流汗士良怪之俄風吹幕

起見執兵者甚衆士良等驚走詣帝告變訓見之遽呼金吾衛士上殿衛乘輿宦者即舉軟輿迎帝決殿後罘罳疾趨北出金吾兵京兆邏卒御史臺從人皆登殿縱擊宦官死傷者十餘人士良等知帝豫其謀怨憤出不遜語帝慚懼不復言士良等命左右神策兵露刃出討賊殺金吾吏卒六百餘人諸司吏卒及民酤販在中者皆死又千餘人諸司印及國籍帷幕器皿俱盡又遣騎各千餘追索亡者擒元輿涯璠立言等皆繫兩軍涯時年七十餘掠治不勝苦自誣服稱與訓謀行大逆璠見涯曰二十兄自反胡爲見引涯曰五弟昔爲京兆尹不

漏言於王守澄豈有今日耶播俛首不言明日百官入朝帝問宰相何爲不來士良曰王涯等謀反繫獄因以涯手狀呈上帝召左右僕射令狐楚鄭覃示之曰是涯手書乎對曰是也命楚覃參決機務使楚草制宣告中外楚敘涯等反事浮泛士良等不悅由是不得爲相而以覃右同平章事擒獲餗孝本訓爲人所殺傳其首左神策出兵以訓首引涯播立言行餘右神策出兵擁餗元輿孝本獻于廟社狥于兩市命百官臨視腰斬于獨柳之下親屬皆死孩稚無遺時數日之間殺生除拜皆決于兩中尉帝不豫知○注將兵還鳳翔監軍張仲

清伏甲斬之右神策獲約斬之士良等各進階遷官有差自是天下事皆決於北司宰相行文而已宦官氣益盛廹脅天子下視宰相陵暴朝士如草芥每延英議事士良等動引訓注折宰相覃石曰訓注誠爲亂首但不知訓注始因何人得進宦官稍屈搢紳賴之

丙辰 **開成元年春二月加劉從諫檢校司徒**

昭義節度使劉從諫上表請王涯等罪名且言涯等荷國榮寵咸欲保身全族安肯搆逆訓等實欲討除內臣兩中尉遂誣以反逆若宰相實有異圖當委之

有司正其刑典。豈有內臣擅領甲兵恣行剽刼。延及士庶。橫被殺傷。臣欲身詣闕庭。面陳臧否。恐并陷孥戮。事亦無成。謹當修飭封疆。訓練士卒。如姦臣難制。誓以死清君側。士良等懼。乃加從諫檢校司徒。從諫復表讓曰。臣之所陳。繫國大體。安有死冤不伸。而生者荷祿。因暴揚仇士良等罪惡。士良等憚之。由是鄭覃李石。粗能秉政。天子倚之。亦差以自強

夏四月以李固言同平章事

固言薦崔球爲起居舍人。鄭覃以爲不可。帝曰。公事勿相違。覃曰。若宰相盡同。

則事必有欺陛下者矣帝與宰相語患
四方表奏華而不典李石對曰古人因
事爲文今人以文害事帝與宰相論詩
之工拙覃曰詩之工者無過三百篇皆
國人作之以刺美時政王者采之以觀
風俗耳不聞王者爲詩也後代辭人之
詩華而不實無補於事陳後主隋煬
帝皆工於詩不免亡國陛下何取焉

秋七月以魏謩爲補闕

李孝本二女配没右軍帝取之入宮拾
遺魏謩上諫帝卽出之擢謩爲補闕曰
朕選市女子以賜諸王憐孝本女髫齔
孤露故收養宮中謩於疑似之間皆能

盡言可謂愛我不忝厥祖矣命中書優爲制辭以賞之暮徵之五世孫也後爲起居舍人帝就取記注觀之暮不可曰記注兼書善惡所以儆戒人君陛下但力爲善不必觀史帝曰朕曏嘗觀之對曰此鄉日史官之罪也若陛下自觀史則史官必有所諱避何以取信於後帝乃止又嘗命暮獻其祖笏鄭覃曰在人不在笏帝曰亦甘棠之比也

冬十一月貶韓益爲梧州司戶

李石用益判度支而益坐贓三千餘緡繫獄石曰臣始以益曉錢穀故用之不

知其貪乃如是帝曰宰相用人但知人則用有過則懲如此則人易得卿所用人不掩其惡可謂至公從前宰相用人好曲蔽其過不欲人彈劾此大病也○帝謂宰相薦人勿問親疎朕聞竇易直爲相未嘗用親故若親故果才避嫌而棄之是亦不爲至公也

丁巳 **二年夏四月以柳公權爲諫議大夫**

帝舉衫袖示中書舍人柳公權等曰此衣已三澣矣衆皆美帝之儉德公權獨無言帝問其故曰陛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當進賢退不肖納諫諍明賞罰乃

可以致雍熙服澣濯之衣乃末節耳帝曰朕知舍人不應復爲諫議以卿有諍臣風采須屈卿爲

戊午三年春正月以楊嗣復李珏同平章事

李石罷爲荊南節度使

帝自甘露之變意忽忽不樂嘗謂宰相曰朕每讀書恥爲凡主然與卿等論天下事有勢未得行者退但飲醇酒求醉耳對曰此臣等之罪也時人情危懼宦官恣横石忘身徇國故紀綱粗立仇士良深惡之潛遣盜殺之不果石懼辭位

帝深知其故而無如之何從之

己未 四年春三月司徒中書令晉公裴度卒

度鎮河東以疾求歸東都詔入知政事至京師不能入見卒帝惜度無遺表問其家得半稿以儲嗣未定爲憂言不及私度身貌不踰中人而威望遠達四夷四夷見唐使輒問度老少用捨以身繫國家輕重如郭子儀者二十餘年卒謚文忠

冬十月立陳王成美爲皇太子

太子永母王德妃愛弛楊賢妃方幸數譖之帝欲廢永羣臣固爭帝未決三年十月太子永暴卒至是楊妃請立皇弟安王溶宰相李珏非之乃立敬宗少子成美置酒殿中有俳兒緣橦父畏其顛環走橦下帝感動謂左右曰朕有天下反不能全一兒乎因泣下舊疾遂增十一月疾少間坐思政殿問學士周墀曰朕可方前代何主對曰陛下堯舜之主也帝曰朕豈敢比堯舜所以問卿者何如周赧漢獻耳墀驚曰彼亡國之主豈可比聖德帝曰赧獻受制於彊諸侯今朕受制於家奴以此言之殆不如也因泣下沾襟墀伏地流涕自是不復視朝

○緣循也。橦。傳江反。竿也

庚申五年春正月立潁王瀍為皇太弟。廢太子成美為陳王

帝疾甚。命知樞密劉弘逸、薛季稜。引楊嗣復、李珏。至禁中。欲奉太子監國。中尉仇士良、魚弘志。以太子之立。功不在已。矯詔廢成美。而立瀍

帝崩。太弟瀍殺陳王成美。遂即位

仇士良說太弟。賜楊賢妃、安王溶、陳王成美、知樞密劉弘逸、薛季稜、死。貶楊嗣

復李珏。
遠州

秋九月以李德裕同平章事

初帝之立非宰相意故楊嗣復李珏相繼罷去召德裕而相之德裕入謝言於帝曰致理之要在辨羣臣之邪正正人如松栢特立不倚邪人如藤蘿非附他物不能自起陛下誠能慎擇賢相有姦罔者立黜去之天下何憂不理哉又曰臣等有罪陛下當面詰之小過則容其悛改大罪則加之誅譴如此君臣之際無疑間矣

帝嘉納之

冬十月魏博節度使何進滔卒子重順知留後尋爲魏博節度使賜名弘敬

十一月以李中敏爲婺州刺史內謁者監仇士良請以開府廕其子爲千牛給事中李中敏判曰開府階誠宜廕子謁者監何由有兒士良慙恚李德裕亦以中敏爲楊嗣復之黨惡之出爲刺史

武宗皇帝

諱瀍改名炎穆宗第五子在位六年

辛酉 會昌元年秋九月盧龍軍亂冬十月雄武軍使張仲武討平之詔以仲武知留後

初盧龍軍亂殺節度使史元忠推牙將陳行泰主留務表求節鉞朝廷置之不問既而軍中殺行泰立牙將張絳復求節鉞朝廷亦不問會仲武起兵擊絳且遣軍吏吳仲舒奉表詣京師稱絳慘虐請以本軍討之詔宰相問狀李德裕問雄武士卒幾何對曰軍士八百外有土團五百人德裕曰兵少何以立功對曰在得人心苟人心不從兵三萬何益德裕奏行泰絳皆使大將上表脅朝廷邀

節鉞故不與今仲武先自發兵爲朝廷討亂與之則似有名乃以仲武知盧龍留後仲武尋克幽州遂以爲盧龍節度使○土團團結土人爲兵也

壬戌二年秋八月以白敏中爲翰林學士

帝聞白居易名欲相之以問李德裕德裕素惡居易乃言居易衰病不任朝謁其從父弟敏中辭學不減居易且有器識故有是命

癸亥三年夏四月昭義節度使劉從諫卒其子稹自爲留後詔諸道發兵討之

初從諫累表言仇士良罪惡遂與朝廷相猜恨及疾病以弟從素之子稹爲都知兵馬使從諫薨稹祕不發喪逼監軍崔士康奏稱從諫疾病請命其子稹爲留後帝謀於宰相李德裕曰澤潞事體與河朔三鎮不同河朔習亂已久人心難化是故累朝以來置之度外澤潞近處腹心從諫垂死之際復以兵權擅付豎子若又因而授之則諸鎮誰不思效其所爲天子威令不復行矣稹所恃者河朔三鎮若遣重臣往諭王元逵何弘敬苟兩鎮聽命不從旁沮撓官軍則稹必成擒矣帝喜決意討稹命德裕草詔賜元逵弘敬又賜盧龍節度使張仲武

未幾積都押牙郭誼斬積以降○澤潞二州名三鎮謂成德魏博盧龍三藩鎮

六月內侍監仇士良致仕

帝外尊寵士良內實忌之士良頗覺遂以老病致仕其黨送歸私第士良教之曰天子不可令閒常宜以奢靡娛其耳目使日新月盛無暇更及他事然後吾輩可以得志慎勿使之讀書親近儒生彼見前代興亡心知憂懼則吾輩疎斥矣其黨拜謝而去未幾詔削士良官爵籍其家資

甲子 四年春三月以趙歸真為道門教授先

生

帝好神仙道士趙歸眞得幸李德裕諫帝曰朕宮中無事時與之談道滌煩耳至於政事必問卿等雖百歸眞不能惑也德裕曰小人見勢利所在則奔趨之如夜蛾之投燭聞旬日以來歸眞之門車馬輻湊願陛下深戒之

秋七月以杜悰同平章事

帝聞楊州娼女善爲酒令敕監軍選而獻之節度使杜悰不從監軍表其狀帝曰選娼女入宮豈聖天子所爲杜悰得大臣體朕甚愧之遽勅勿選召悰入相

勞之日。卿不從監軍之言。朕知卿有致君之心。今相卿。卿如得一魏徵矣

乙丑五年秋七月詔毀天下佛寺僧尼並勒歸俗

帝惡僧尼耗蠹天下。欲去之。道士趙歸真等復勸之。乃先毀山野招提蘭若。至是敕上都東都。各留二寺。每寺留僧三十人。天下節鎮各留一寺。寺分三等。留僧有差。餘僧及尼。並勒歸俗。寺皆立期毀撤。仍遣御史分道督之。財貨田產並沒官。寺材以葺公廨驛舍。銅像鐘磬以鑄錢。凡天下所毀寺。四千六百餘區。招

提蘭若四萬餘區歸俗僧尼二十六萬五百人收良田數千萬頃奴婢十五萬人○招提猶華言四方僧佛也有常住之寺爲招提蘭若寺也若梵音惹二云梵言阿蘭若唐言無諍

丙寅**六年春三月帝崩光王忱入即位**

初憲宗納李錡妾鄭氏生光王怡怡幼時宮中皆以爲不慧太和以後益自韜匿及帝疾篤諸宦官密於禁中定策立怡爲皇太叔更名忱太叔見百官哀戚滿容裁决庶務咸當於理人始知有隱德焉帝崩以李德裕攝冢宰太叔即位

德裕奉冊旣罷帝謂左右曰適近我者非太尉邪每顧我使我毛髮灑淅

夏四月李德裕罷爲荊南節度使。趙歸眞等伏誅五月詔上京增置八寺復度僧尼。以白敏中同平章事秋九月以李景讓爲浙西觀察使

初景讓母鄭氏性嚴明早寡家貧子幼每自教之宅後墻陷得錢盈船母祝之曰吾聞無勞而獲身之災也遽命掩而築之景讓宦達髮已班白小有過不免

捶楚在浙西有牙將逆意杖之而斃軍中憤怒將為變母聞之出坐聽事立景讓於庭責曰天子付汝以方面豈得以國家刑法為喜怒之資而妄殺無罪之人乎萬一致一方不寧豈惟上負朝廷使垂老之母銜羞入地何以見汝先人哉命左右褫其衣坐之將撻其背將佐皆為之請久乃釋之軍中遂安弟景莊老於場屋每被黜母輒撻景讓然景讓終不肯屬主司曰朝廷取士自有公道豈可效人求關節乎〇褫解也關節行賄請求權要也

宣宗皇帝 諱忱憲宗第十三子在位十三年

丁卯 大中元年春二月以李德裕爲太子少保分司

初德裕引白敏中入翰林及德裕失勢敏中竭力排之使其黨李咸訟德裕罪故有是命

戊辰 二年春二月以令狐綯爲翰林學士

初帝謂白敏中曰朕昔從憲宗之喪道遇風雨百官皆散惟山陵使長而多鬚攀靈駕不去誰也對曰令狐楚帝曰有子乎敏中以綯對且稱其有才器帝即

擢綯知制誥入謝問以元和故事綯條
對甚悉帝悅遂有大用之意至是帝以
太宗所撰金鏡授綯使讀之至亂未嘗
不任不肖治未嘗不任忠賢任賢享天
下之福任不肖罹天下之禍帝曰凡求
致太平當以此言爲首又書貞觀政要
於屏風每正色
拱手而讀之

夏五月以周墀同平章事

初墀爲義成節度使辟韋澳爲判官及
爲相謂澳曰何以相助澳曰願相公無
權墀愕然澳曰官賞刑罰與天下共其
可否勿以己之愛憎喜怒移之天下自

理何權之有

婦深然之

太皇太后郭氏暴崩于興慶宮

初憲宗之崩上疑郭太后預其謀又帝母鄭氏太后本郭太后侍兒有宿怨故帝即位待郭太后禮殊薄郭太后意快快一日登勤政樓欲自隕帝聞之大怒是夕暴崩外人頗有異論帝不欲以郭后附葬憲宗有司請葬景陵外園禮院檢討官王皡奏宜合葬祔廟帝大怒白敏中召皡詰之皡曰太皇太后汾陽王之孫憲宗在東宮為正妃母天下歷五朝豈得以曖昧之事遽廢正嫡之禮乎

斂巾怒甚嘽氣愈厲周墀見之舉手加額歎其孤直明日諿竟坐貶句容令

己巳三年春正月以韋宙為御史

帝與宰相論元和循吏孰為第一周墀曰臣嘗守土江西聞觀察使韋丹功德被於八州沒四十年老稚歌思如丹尚存詔史館修撰杜牧撰丹遺愛碑以紀之仍擢其子宙為御史

秋七月克復河湟

涇原靈武邠寧鳳翔四節度取之

帝曰憲宗嘗有志復河湟未遂而崩今乃克成先志耳

冬十月以令狐綯同平章事

帝嘗與綯謀盡誅宦官綯恐濫及無辜密奏曰但有罪勿捨有闕勿補自然漸耗至於盡矣宦者竊見其奏由是益與朝士相惡南北司如水火矣○南司宰相北司宦官

辛未 五年冬十月以魏謩同平章事

時帝春秋已高未立太子羣臣莫敢言謩入謝因言今海內無事惟未建儲副使正人輔導臣竊以爲憂且泣時人重之

軒六年秋八月以裴休同平章事冬十二
月復禁私度僧尼
先是進士孫樵上言百姓男耕女織不
自溫飽而羣僧安坐華屋美衣精饌願
早降明詔僧未復者勿復至是中書門
下奏嚴禁私度僧尼若官度僧尼有闕
則擇人補之仍申
祠部給牒從之
丙子 十年夏六月裴休罷爲宣武節度使
初帝命休極言時事休請早建太子帝
曰若建太子則朕遂爲閑人休不敢復

言以疾辭位不許至是
以依友宣武節度使

丁丑十一年春正月以韋澳爲河陽節度使

澳在河陽帝以薄紙手作詔賜澳曰密飭裝秋當見卿蓋將以爲相也帝嘗曰朕每遣方鎮刺史欲各悉州郡風俗無爲朕撰一書澳乃取十道四方志手加論次題爲處分語後鄧州刺史薛弘宗申謝帝敕戒州事人人驚服○處分區處剖分也

二月魏謩罷爲西川節度使

帝樂聞規諫，得大臣章疏，必焚香盥手而讀之。謩爲相，每議事，正言無所避。帝每嘆曰：謩綽有祖風，我心重之。然竟以剛直爲令狐綯所忌而出之。

冬十月，遣使迎道士軒轅集於羅浮山。

帝好神仙，迎集至長安，問曰：長生可學乎？對曰：王者屏欲而從德，則自然受天遐福，何處更求長生？留數月，求還山，乃遣之。○軒轅，複姓。

戊寅 十二年冬十月，以于延陵爲建州刺史。

延陵入辭，帝曰：建州去京師幾何？對曰：八千里。帝曰：卿到彼爲政善惡，朕皆知

之分謂其遠此階前則萬里也卿知之
乎延陵悸懾失緒到官竟以不職貶復
司馬令狐綯擬李遠杭州刺史帝曰吾
聞遠詩云長日惟消一局棊安能理人
且令往試觀之詔刺史毋得外徙必令
至京師面察其能否然後除之綯嘗徙
其故人爲鄰州刺史便道之官上見其
謝上表以問綯對曰以其道近省送迎
耳帝曰朕以刺史多非其人爲百姓害
故欲一一見之訪問其所設施知其優
劣以行黜陟而詔命既行直廢格不用
宰相可謂有權時方寒綯汗透重裘帝
臨朝接對羣臣如賓客雖左右近習未
嘗見其有惰容每宰相奏事旁無一人

立者威嚴不可仰視奏事畢忽怡然曰可以閑語矣因問閭閻細事或談宮中宴遊無所不至一刻許復整容曰卿輩善爲之朕常恐卿輩負朕後日不復得再相見綯謂人曰吾十年秉政最承恩遇然每延英奏事未嘗不汗沾衣也○失緒應對錯亂失其端緒處止也格音閣留止不得下也

十二月以蔣伸同平章事

伸從容言於帝曰近日官頗易得人思徼倖帝驚曰如此則亂矣對曰亂則未亂但徼倖者多亂亦非難帝稱嘆再三曰異日不復得獨對卿矣伸不諭尋拜

相○宰相皆同入對

不諭不解帝旨也

己卯 十三年秋八月帝崩鄆王漼即位

初帝長子鄆王溫無寵愛第三子夔王滋欲以爲嗣爲其非次故久不建東宮帝餌醫官李玄伯道士虞紫芝山人王樂藥疽發於背宰相及朝士皆不得見帝密以夔王屬樞密王歸長馬公儒宣徽南院使王居方使立之獨左軍中尉王宗實素不同心三人相與謀出宗實爲淮南監軍宗實受敕將出左軍副使亓元實謂曰聖人不豫踰月中尉何不一見聖人而出乎宗實感悟復入至寢

殺帝已崩宗實叱歸長等責以矯詔乃迎鄆王立為太子更名漼取歸長等殺之宣宗性明察沉斷從諫如流恭謹節儉惠愛民物故大中之政人思詠之謂之小太宗

李玄伯等伏誅冬十二月南詔僭號寇播州

初韋臯在西川開青溪道以通羣蠻使由蜀入貢蠻使入貢利於賜與杜悰為西川節度使奏請節減其數南詔豐祐怒頗擾邊境豐祐卒子酋龍乃自稱皇

帝國號大理，改元
建極，遣兵陷播州

懿宗皇帝諱漼，宣宗長子。在位十四年

庚辰咸通元年春正月，浙東賊裘甫作亂。三
月，以王式為浙東觀察使，發諸道兵討裘
甫，破之。式擒裘甫送京師，斬之

壬午三年夏四月，置戒壇度僧尼
帝奉佛太過，怠於政事，禁中設講席，自
唱經，手錄梵夾，又數幸諸寺，施與無度

吏部侍郎蕭倣上疏以爲玄祖之道慈儉爲先素王之風仁義爲首願陛下時開延英接對四輔力求人瘼虔奉宗祧罷去講筵躬勤政事帝不能從○梵夾佛經也玄祖謂唐祖老子尊爲玄元皇帝也素王謂孔子

癸未**四年春正月南詔陷交趾經略使蔡襲死之秋八月以吳德應爲館驛使**

臺諫上言故事御史巡驛不應忽以內臣代之帝諭敕命已行不可復改左拾遺劉蛻上言自古明君所尚者從諫如流豈已行而不改且敕自陛下出之自

陛下改之何
爲不可弗聽

甲申五年冬十一月以路巖同平章事

丙戌七年夏六月高駢大破南詔蠻復取交趾冬十一月以高駢爲靜海軍節度使

初安南都護李涿爲政貪暴羣蠻怨怒導南詔侵盜邉境爲安南患殆將十年至是始平乃置靜海軍於安南以駢爲節度使

戊子九年秋七月桂州戍卒作亂判官龐勛

將之冬十月陷宿徐州囚觀察使崔彥曾

十一月詔遣康承訓發諸道兵討之

初南詔陷安南勑徐泗募兵二千赴援分八百人別戍桂州約三年一代至是已六年屢求代還彥曾性嚴刻押牙尹戡等用事請更留戍一年彥曾從之戍兵聞之怒都虞候許佶等作亂推勛為主劫庫兵北還所過剽掠州縣莫能禦詔以承訓為行營都招討使大發諸道兵以隸之承訓奏乞沙陀部落使朱邪赤心帥以自隨詔許之明年二月承訓使赤心為前鋒與賊戰敗之溺死者不

可勝紀勛聞之殺彦曾自稱天冊將軍
約諸寨兵合五六萬人攻柳子承訓設
伏以待之賊兵遇伏敗走承訓命諸軍
追之賊須狼狽自相蹈籍死者數萬人勛
解甲而遁七月承訓克臨渙拔襄城八
月賊將張玄稔以宿州降引兵進平徐
州悉誅戍桂州者
徐州遂平勛亦死

己卯十年夏六月以劉瞻同平章事冬十月
以張玄稔為驍衛大將軍康承訓為河東
節度使朱邪赤心為大同軍節度使賜姓

李名國昌。南詔入寇十二月陷嘉黎雅州

初南詔遣清平官董成詣成都節度使李福福械繫之劉潼爲西川節度使至鎮釋之奏遣還國南詔遣使來謝定邊節度使李師望欲激怒南詔以求功遂殺之是月南詔驃信酋龍傾國入寇陷嘉黎雅三州詔左神武將軍顏慶復將兵赴援

庚寅十一年春二月南詔進攻成都

以顏慶復爲東川節度使慶復至新都大破蠻軍會右武衛上將軍宋威至會戰蠻軍死者五千餘人庚子蠻夜遁去初朝廷使慶復救成都命威屯綿漢爲後繼威先至城下破蠻軍功居多慶復疾之威欲追蠻軍慶復牒威奪其軍勒歸漢州蠻至雙流阻水狼狽造橋三日乃得過甲兵服物遺棄於路蜀人恨之

秋九月貶劉瞻爲驩州司戶溫璋爲振州司馬

同昌公主薨帝殺醫官二十餘人收其親族三百餘人繫京兆獄瞻上言修短

人之定分。非公主有疾。醫者非不盡心而禍福難移。竟成差跌。械繫老幼。物議沸騰。柰何以達理知命之君。取肆暴不明之謗。蓋由安不慮危。忿不思難之故也。帝不悅。又與京兆尹溫璋力諫。帝大怒。叱出之。丙辰貶璋。璋歎曰。生不逢時。死何足惜。仰藥卒。同平章事韋保衡又與路巖共譖瞻。云與醫官通謀。誤投毒藥。丙子貶瞻康州刺史。翰林學士承旨鄭畋。草制曰。安數畝之居。仍非己有。卻四方之賂。惟畏人知。巖謂畋曰。侍郎乃表薦劉相也。坐貶梧州刺史。巖素與瞻論議不叶。瞻既貶康州。巖猶不快。閱十道圖。以驩州去長安萬里。再貶之。○差

蹉通蹉跌
足失措皃

冬十二月以李國昌爲振武節度使

辛卯十二年夏四月路巖罷

巖顧天子荒闇且以政委己乃通賂遺奢肆不法與韋保衡同當國二人勢動天下時目其黨爲牛頭阿旁言如鬼陰惡可畏也既而爭權有隙保衡遂短巖於帝出鎮西川出城之日路人以瓦礫擲之巖謂權京兆尹薛能曰臨行煩以瓦礫相餞能徐舉笏對曰邇來宰相出府司無例發人防衛巖甚慙

壬辰十三年秋八月歸義節度使張義潮卒以其長史曹義金代之

是後中原多故，朝命不及，回鶻陷甘州，自餘諸州隷歸義者，多爲羌胡所據，自唐末迄於宋朝，河湟之地，遂悉爲戎，中國不能復取

癸巳十四年秋七月帝明普王儇即位時年十二

中尉劉行深韓文約立之，遺詔以韋保衡攝冢宰

九月貶韋保衡爲賀州刺史尋賜死

通鑑擥要卷十七

通鑑擥要卷十八 正編

雲間 張景星二銘
姚培謙平山 同錄

同學高奮生蕙圃參閱

僖宗皇帝 諱儇。始名儼。懿宗第五子。在位十五年

甲午 乾符元年春正月。賜路巖死

巖喜聲色遊晏。在西川。委政於親吏。軍中不安。再貶爲新州刺史。行至江陵。免

官長流儋州至新州詔賜死剔取喉上

有司或言巖嘗密請三品以上得罪誅

殛剔取喉驗其已死俄而自及○巖入

翰林崔鉉曰路巖入翰林如何得老果

如其

言

夏五月以劉瞻同平章事秋八月卒

瞻之貶也人無賢愚莫不痛惜及其還

也長安兩市人率錢雇百戲迎之瞻聞

之改期由它道而入初瞻南遷劉鄴附

於韋路共短之及瞻還爲相鄴懼八月

丁巳朔鄴延瞻置酒於鹽鐵院

瞻歸而卒人皆以爲鄴鴆之也

冬十二月濮人王仙芝作亂

自懿宗以來賦歛愈急關東連年水旱州縣不以實聞百姓流殍相聚爲盜所在蜂起是歲仙芝聚衆數千起於長垣○長垣縣名屬大名府

乙未二年春正月以宦者田令孜爲中尉

帝時年十四專事遊戲政事一委令孜呼爲阿父令孜頗讀書多巧數納賄除官不復關白

夏六月王仙芝陷濮曹州寃句人黃巢聚

衆應之

巢少與仙芝皆以販私鹽爲事善騎射粗涉書傳屢舉進士不第遂爲盜與仙芝攻剽州縣橫行山東民之困於重歛者爭歸之數月之閒衆至數萬

戊戌五年春正月大同軍亂二月殺防禦使段文楚推李克用爲留後

振武節度使李國昌子克用爲沙陀副兵馬使戍蔚州時河南盜賊蠭起沙陀兵馬使李盡忠與牙將康君立等謀曰今天下大亂朝廷號令不行此乃英雄

立功名取富貴之秋也李振武子勇冠三軍若輔以舉事代北不足平也衆以爲然會代北薦饑漕運不繼防禦使段文楚頗減軍士衣米軍士怨怒盡忠遣君立潛詣蔚州說克用起兵除文楚而代之克用表求敕命朝廷不許國昌上言請速除大同防禦使若克用違命臣請帥本道兵討之終不愛一子以負國家朝廷乃以盧簡方爲防禦使詔國昌語克用令迎候如常儀除克用官必令稱愜

二月招討使曾元裕大破王仙芝於黃梅

誅之。黄巢自稱衝天大將軍。陷沂濮。掠宋汴巢方攻亳州未下。尚讓帥仙芝餘衆歸之。推巢爲王。改元王霸。署官屬

夏四月以李國昌爲大同節度使。國昌不奉詔

朝廷以克用據雲中。以國昌爲大同節度使。以爲克用必無以拒也。國昌欲父子並據兩鎮。得大同制書毀之。殺監軍。與克用合兵。進擊寧武及岢嵐軍。廣明元年七月。盧龍節度使李可舉。蔚朔節度使李琢。討之。國昌克用亡走達靼。

達靼北狄國名

己亥六年春正月鎮海節度使高駢遣將分道擊黃巢大破之巢趣廣南冬十月黃巢陷潭州

巢在嶺南士卒罹瘴疫死者什三四其徒勸之北還以圖大事巢乃自桂州編筏沿湘而下抵潭州李係不敢出戰巢急攻陷之係奔朗州

十一月山南東道節度使劉巨容大破黃

巢於荊門巨容後爲田令孜所殺

巢趣襄陽巨容伏兵林中大破賊衆俘斬其什七八賊渡江東走或勸巨容窮追賊可盡也巨容曰國家喜負人有急則撫存將士不愛官賞事寧則棄之或更得罪不若留賊以爲富貴之資衆乃止由是賊勢復振

庚子 廣明元年春二月殺左拾遺侯昌業

昌業以盜賊滿關東而上下不親政事專務遊戲田令孜專權無上社稷將危上疏極諫帝怒召至內侍省賜死帝善騎射劍槊法算至於音律蒱博無不精

妙尤善擊毬嘗謂優人石野猪曰朕若應擊毬進士舉須爲狀元對曰若遇堯舜作禮部侍郎恐陛下不免駁放帝笑而已○駁放謂駁而逐放也

三月以陳敬瑄爲西川節度使令孜兄以擊毬賭得

秋七月黃巢渡江

巢自采石渡江兵勢甚盛淮南將畢師鐸言於高駢曰朝廷倚公爲安危今賊衆乘勝長驅若涉無人之境不據險要之地以擊之使踰長淮必爲中原大患駢畏怯不敢出上表告急詔書責駢駢遂稱風痺不復出戰

九月黃巢渡淮

巢衆號十五萬所過不虜掠惟取壯丁以益兵

冬十一月黃巢陷東都

巢自稱天補大將軍轉牒諸軍云各宜守壘勿犯吾鋒吾將入東都即至京邑自欲問罪無預他人

十二月黃巢入長安帝走興元今漢中府

帝趣駱谷鳳翔節度使鄭畋謁帝於道次請車駕留鳳翔帝曰朕不欲密邇巨

寇。且幸與元。徵兵以圖收復。卿可糾合
隣道。勉建大勳。畋日道路梗澁。奏報難
通。請得便宜
從事。許之

黄巢僭號

巢殺唐宗室在長安者無遺類。遂入宫
壬辰巢即位于含元殿國號大齊改元
金
統

鳳翔節度使鄭畋合鄰道兵討賊

畋還鳳翔。乃刺指血爲表。遣使詣行在。
召將佐諭以逆順。皆聽命。刺血與盟。密

約隣道隣道皆許諾發兵時禁軍分鎮關中者尚數萬畋使人招之皆至軍勢大振黃巢遣人召畋畋斬之

辛丑 中和元年春正月帝幸成都

西川節度陳敬瑄遣兵來迎請幸成都田令孜亦勸帝帝從之

二月以王鐸同平章事。加高駢東面都統

帝遣使趣駢討黃巢道路相望駢終不出兵

三月朱溫陷鄧州

黃巢以溫為東南面行營都虞侯將兵攻鄧州陷之執刺史趙戒因戍鄧州以扼荊襄

黃巢遣尚讓寇鳳翔鄭畋討破之。赦李克用遣李友金召之

先是克用亡走達靼時與其豪帥飲酒酬克用曰吾得罪天子願效忠而不得今聞黃巢北來必為中原患一旦天子若赦吾罪得與公輩南向共立大功不

亦快乎。人生幾何，誰能老死沙磧邪。至是友金說監軍陳景思奏赦其罪，召以爲帥，詔如所請。友金以五百騎迎之。克用帥達靼諸部萬人赴之

鄭畋傳檄天下，合兵討賊

時天子在蜀，詔令不通，天下謂朝廷不能復振。及得畋檄，爭發兵應之，賊懼不敢復窺京西

夏四月，官軍入長安，黃巢走，還襲之，殺副都統程宗楚、鳳翔司馬唐弘夫，復據長安

官軍進薄長安，宗楚先入，弘夫繼至，民懽呼出迎，爭以瓦礫擊賊，軍士釋兵入第舍，掠金帛妓妾，賊詗知官軍不整，還襲之，大戰長安中，宗楚、弘夫死，軍士死者什八九，巢復入長安，怒民之助官軍，縱兵屠殺，流血成川，謂之洗城，於是諸軍皆退，賊勢愈熾，賊衆上巢尊號曰承天應運啓聖睿文宣武皇帝。

秋七月殺左拾遺孟昭圖

帝日夕專與宦者同處，議天下事，待外臣殊疎薄，昭圖上疏曰，治安之代，遐邇猶應同心，多難之時，中外尤當一體，去冬車駕西幸，不告南司，遂使宰相僕射

以下悉爲賊所屠獨北司平善夫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非北司之天下天子者四海九州之天子非北司之天子北司未必盡可信南司未必盡無用豈天子與宰相了無關涉朝臣皆若路人臣恐收復之期尚勞聖慮疏入田令孜屏不奏矯詔貶昭圖嘉州司户遣人沉於蟇頤津

冬十月鳳翔行軍司馬李昌言作亂鄭畋赴行在

昌言將兵屯興平時鳳翔倉庫虛竭犒賞稍薄糧饋不繼昌言知府中兵少因

激怒其衆引軍還襲府城昄登城與士卒言其衆皆下馬羅拜曰相公誠無負我曹昄曰行軍苟能戢兵愛人爲國滅賊亦可以順守矣乃以留務委之即日西赴行在十一月詔以昄爲太子少傅分司以昌言爲鳳翔節度行營招討使

壬寅二年春正月以王鐸爲諸道行營都統

鐸以高駢無心討賊自以身爲首相發憤請行懇款流涕至於再三帝許之以鐸充都統罷駢但領鹽鐵轉運使

二月朱溫據同州

黃巢以温爲同州刺史令温自取之同州刺史米誠奔河中温遂據之

夏四月王鐸以諸道兵逼長安

官軍四集黃巢勢日蹙號令所行不出同華○同華二州屬西安府

秋九月朱温以華州降

温客謝瞳説温曰黃家非有功德與王之業也豈足與共事今諸鎮日謀興復是唐德未厭於人温乃殺其監軍歸河中因王重榮以降王鐸承制以温爲同華節度使

冬十月以朱溫爲河中行營招討副使賜名全忠十一月李克用將沙陀趣河中

黃巢兵勢尚彊河中留後王重榮患之謂行營都監楊復光曰臣賊則負國討賊則力不足柰何復光曰鴈門李僕射驍勇有彊兵素有狥國之志所以不至者以與河東結怨耳若以朝旨諭鄭公而召之必來來則賊不足平矣將王鐸在河中乃以墨敕召克用諭鄭從讜克用將沙陀萬七千人趣河中不敢入太原境獨以數百騎過晉陽別從讜從讜厚贈之

十二月以李克用爲鴈門節度使

克用將兵四萬至河中。皆衣黑。賊憚之。曰鴉軍至矣。當避其鋒

癸卯 三年夏四月李克用破黃巢。收復長安

克用與忠武將龐從。河中將白志遷等引兵先進。與巢軍戰於渭南。一日三捷。義成義武等軍繼之。賊衆大敗。克用等入京師。巢焚宮室遁去。楊復光遣使告捷。詔加克用同平章事。克用少驍勇。軍中號曰李鴉兒。其一目微眇。時人又謂之獨眼龍。破黃巢復長安。功第一。諸將皆畏之

六月黃巢取蔡州節度使秦宗權降之合兵圍陳州

巢使其驍將孟楷將萬人擊蔡州宗權逆戰而敗遂稱臣於巢與之連兵初巢在長安陳州刺史趙犫謂將佐曰巢不死長安必東走陳其衝也不可不爲之備楷果移兵擊陳犫擒楷斬之巢怒與宗權合兵圍之陳人大恐犫諭之曰忠武素著義勇陳州號爲勁兵況吾家久食陳祿誓與此州存亡且徇國而死不愈於臣賊而生乎數引銳兵開門擊賊破之

秋七月加朱全忠東北面都招討使

時汴宋薦饑驕軍難制外有大敵衆心危懼而全忠勇氣益振詔以黃巢未平加全忠招討使

甲辰四年夏五月黃巢趣汴州李克用等追擊大破之尚讓帥衆降巢收餘衆奔兗州

○克用至汴州朱全忠襲之克用走還

克用至汴州全忠固請入城館於上源驛置酒甚恭克用乘酒使氣語頗侵之

全忠不平薄暮罷酒從者皆醉全忠發兵圍驛而攻之克用醉不之聞侍者扶克用匿牀下以水沃其面而告之克用始張目援弓而起須臾烟火四合會大雨震電天地晦冥克用帥左右數人踰垣突圍得出克用妻劉氏多智略左右先歸者以變告劉氏神色不動立斬之陰召士將約束謀保軍以還比明克用至欲勒兵攻全忠劉氏曰此當訴之朝廷若擅舉兵相攻則天下孰能辨其曲直且彼得以有辭矣克用從之引兵還晉陽大治甲兵奉表自陳爲全忠所圖乞發兵討之朝廷方務姑息得表大恐但優詔和解之克用鬱鬱不平

六月尚讓敗黃巢于瑕丘賊黨斬巢以降

秋八月進李克用爵為隴西郡王

乙巳光啟元年春正月車駕發成都三月至

京師

京師荊棘滿城狐兎縱橫帝淒然時朝廷號令所行惟河西山南劍南嶺南數十州而已

秦宗權僭號

黃巢既誅宗權僭稱帝置百官詔以武寧節度使時溥爲蔡州四面行營兵馬都統以討之

冬十月田令孜遣朱玫李昌符攻河中李克用救之十二月進逼京城帝奔鳳翔

秦宗權敗朱全忠於八角王重榮求救於克用克用方怨朝廷不罪全忠議攻汴州報曰待我先滅全忠還掃鼠輩如秋葉耳重榮曰待公自關東還吾爲虜矣不若先除君側之惡退擒全忠易矣時玫昌符亦陰附於全忠克用乃上言

玫昌符與全忠相表裏欲共滅臣臣不得不自救已集蕃漢兵十五萬決以來年濟河自渭北討二鎮不近京城保無驚擾還滅全忠以雪讐恥帝遣使者諭釋冠蓋相望玫欲朝廷討克用數遣人潛入京城燒積聚刺近侍聲云克用所爲於是京師震恐令孜遣玫昌符將三萬人屯沙苑以討重榮重榮告急於克用克用引兵赴之與重榮俱壁沙苑表請誅令孜及玫昌符詔和解之克用不聽合戰玫昌符大敗克用進逼京城令孜奔天子幸鳳翔長安宮室復爲亂兵焚掠無孑遺矣。八角鎮名在汴州浚儀縣沙苑地名在西安府朝邑縣

丙午二年春正月田令孜刦帝如寶雞寶雞縣名

李克用還軍河中與王重榮表請帝還宮因罪狀田令孜請誅之戊子夜令孜引兵入宮刦帝幸寶雞宰相朝臣皆不知時令孜弄權再致播遷天下共忿疾之朱玫李昌符亦恥爲之用且憚克用重榮之彊更與之合

朱玫李昌符追逼車駕帝復走入大散關

邠寧鳳翔兵追逼乘輿田令孜奉帝發寶雞神策軍使王建以長劒五百前驅奮擊乘輿乃得前帝以傳國寶授建負之以從登大散嶺昌符焚閣道丈餘將

摧折建扶掖帝自烟焰中躍過夜宿板下玫攻散關不克嗣襄王熅肅宗之玄孫也有疾從帝不及留遵塗驛爲玫所得與俱還鳳翔李克用還太原二月王重榮玫昌符復上表請誅令孜

三月至興元夏四月朱玫奉襄王熅權監軍國事還京師

玫以田令孜在天子左右終不可去言於同平章事蕭遘曰昨奉尊命來迎大駕不蒙信察反類脅君吾輩報國之心極矣戰賊之力殫矣安能垂頭弭耳受

制於閹寺之手哉李氏子孫尚多相公盍改圖以利社稷乎遘曰主上無大過惡正以令孜專權肘腋致坐不安席近日帝初無行意令孜陳兵帳前迫脅以行足下盡心王室正宜引兵還鎮拜表迎鑾廢立重事伊霍所難遘不敢聞命玫出宣言曰我立李氏一王敢異議者斬壬子奉襄王熅權監軍國事承制封拜帥百官奉熅還京師使兵部侍郎鄭昌圖爲冊文以昌圖同平章事

六月詔扈蹕都將楊守亮與王重榮李克用共討朱玫

是時諸道貢賦多之長安與元從官衛
士皆乏食帝涕泣不知爲計同平章事
杜讓能曰楊復光與王重榮同破黃巢
相親善復恭其兄也若遣重臣往諭以
大義且致復恭之意宜有回慮帝從之
重榮即聽命且請討朱玫以自贖戊戌
襄王熅遣使者至晉陽賜李克用詔言
帝至半塗六軍變擾蒼黃晏駕吾爲藩
鎮所推今已受冊克用大怒其大將蓋
寓因說曰鑾輿播遷天下皆歸咎於我
今不誅朱玫黜李熅無以自湔洗克用
從之燔詔書囚使者遣使上表發檄進
討詔復恭假子守亮
與重榮克用共討玫

冬十月朱玫立襄王熅稱帝改元改元建貞

十二月王行瑜還長安斬朱玫熅奔河中王重榮殺之傳首行在

楊復恭傳檄關中稱得玫首者以靜難節度使賞之行瑜戰數敗與其下謀曰今無功歸亦死曷若與汝曹斬玫首迎大駕取邠寧節鉞乎衆從之遂引兵歸長安玫怒責之曰汝欲反邪行瑜曰吾不反欲誅反者耳遂擒斬之襄王奔河中重榮詐爲迎奉執殺之

丁未三年春正月以王行瑜爲靜難軍節度使李茂貞領武定節度使楊守亮爲山南西道節度使。以錢鏐爲杭州刺史二月流田令孜於端州令孜依陳敬瑄竟不行

三月車駕至鳳翔。利州刺史王建襲閬州而據之

前龍州司倉周庠說建曰唐祚將終藩鎮互相吞噬皆無雄才遠略公勇而有

謀得士卒心立大功者非公而誰閬州地辟人富刺史楊茂實不修職貢表其罪與兵討之可不戰而擒也建從之遂茂實自稱防禦使招納亡命軍勢益盛

秋八月李茂貞平隴州李昌符伏誅詔以茂貞爲鳳翔節度使

戊申文德元年春二月帝至長安三月立壽王傑爲皇太弟帝崩太弟即位楊復恭請立更名敏

昭宗皇帝諱敏更名曄懿宗第七子在位十二年

己酉龍紀元年春三月進朱全忠爵東平郡王冬十一月帝祀圜丘

宦官服劍佩侍祠帝在藩邸素疾宦官及即位楊復恭恃援立功所爲多不法帝意不平政事多謀於宰相

庚戌大順元年春二月李克用攻雲州

防禦使赫連鐸求救於盧龍節度使李匡威匡威將兵三萬赴之克用引還

夏五月詔削李克用官爵屬籍以張濬爲

招討制置使會諸道兵討之

赫連鐸李匡威請討克用朱全忠亦上言克用終爲國患今因其敗臣請與河北三鎭共除之乞朝廷命大臣爲統帥初濬因楊復恭以進復恭中廢更附田令孜而薄復恭及復恭再用事深恨之帝知濬與復恭有隙特親倚之濬亦以功名爲己任每自比謝安裴度克用討黃巢濬爲都統判官克用薄其爲人聞其作相私謂詔使曰張公好虛談而無實用傾覆之士也主上釆其名而用之他日變亂天下必是人也濬聞而銜之帝與濬論當今所急對曰莫若彊兵以

服天下帝於是廣募兵於京師至十萬人及全忠等請討克用帝命三省御史臺四品以上議之以爲不可者什六七濬欲倚外勢以擠復恭乃曰先帝再幸山南沙陀所爲也臣嘗慮其與河朔相表裏致朝廷不能制今兩河藩鎮共請討之此千載一時也但乞付臣兵柄旬月可平同平章事孔緯曰濬言是也復恭曰先朝播遷雖藩鎮跋扈亦由居中之臣措置未得其宜今宗廟甫安不宜更造兵端帝曰克用有興復大功今乘其危而攻之天下其謂我何緯曰陛下所言一時之體也張濬所言萬世之利也帝以二相言協僶俛從之曰茲事今

付卿二人。無貽朕羞。濬發京師。帝御安喜樓餞之。濬屏左右。言於帝曰。俟臣先除外憂。然後爲陛下除內患。復恭竊聽聞之。兩軍中尉。餞濬於長樂坂。復恭屬濬酒。濬辭以醉。復恭戲之曰。相公杖鉞專征。作態邪。濬曰。俟平賊還。方見作態耳。復恭益忌之。六月。

濬會諸道兵於晉州

秋八月。李克用殺招討副使孫揆

張濬分兵二千。使揆將之。趣潞州。克用養子存孝聞之。以三百人伏於長子西谷中。揆建牙杖節。褒衣大蓋。擁衆而行。存孝突出擒揆。獻於克用。克用欲以爲

河東副使。揆曰。吾天子大臣。兵敗而死。分也。豈能復事鎭使邪。克用怒。命以鋸鋸之。鋸不能入。揆罵曰。死狗奴。鋸人當用板夾。汝豈知邪。乃以板夾而鋸之。至死。罵不絶口

冬十月李克用。遣兵拒官軍於趙城。官軍潰。張濬韓建。遁走

辛亥 二年春正月貶孔緯張濬爲遠州刺史。復李克用官爵

克用遣使上表曰張濬以陛下萬代之業邀自己一時之功知臣與朱溫深仇私相連結臣今身無官爵名是罪人不敢歸陛下藩方且欲於河中寄寓進退行止伏候指麾於是貶緯濬復克用官爵使歸晉陽

秋八月王建克成都自稱西川留後

先是建常誘其將士曰成都城中繁盛如花錦一朝得之金帛子女恣汝曹所取節度使與汝曹迭日爲之耳陳敬瑄開門迎建建下令禁焚掠自稱西川留後敬瑄寓居新津建以一縣租贍之十月以建爲西川節度使

冬十月楊復恭謀反遣天威都頭李順節討之復恭走興元與楊守亮等舉兵拒命順節恃恩驕橫旋誘殺之

癸丑景福二年春二月以柳玭爲瀘州刺史柳氏自公綽以來世以孝悌禮法爲士大夫所宗玭嘗戒其子弟曰凡門地高可畏不可恃也立身行己一事有失則得罪重於他人死無以見先人於地下此其所以可畏也門高則驕心易生族盛則爲人所嫉懿行實才人未之信小

有疵類衆皆指之此其所以不可恃也故膏粱子弟學宜加勤行宜加勵僅得比他人耳○玭仲郢子疵玉病類絲節也

夏四月王建殺陳敬瑄田令孜

建屢請殺敬瑄令孜朝廷不許建皆殺之使判官馮涓草表奏之曰開押出虎孔宣父不責他人當路斬蛇孫叔敖蓋非利己專殺不行於閫外先機恐失於彀中○開押出虎見論語孫叔敖爲兒時見兩頭蛇殺而埋之歸告其母曰聞云見兩頭蛇者死恐他人又見已殺而埋之矣母曰有陰德者天報以福汝不

死

也

秋八月以覃王嗣周為京西招討使討李
茂貞

初茂貞王行瑜擅舉兵擊興元茂貞表
求招討使不已帝以為山南西道招討
使至是茂貞自請鎮興元詔以為山南
西道節度使茂貞欲兼得鳳翔不奉詔
茂貞恃功驕橫上表辭語不遜帝怒決
策討之命杜讓能專掌其事讓能諫曰
陛下初臨大寶國步未夷茂貞近在國
門未宜構怨萬一不克悔之何及帝曰

卿位居元輔與朕同休戚無宜避事讓能泣曰臣豈敢避事顧時有所未可勢有所不能但恐他日臣徒受晁錯之誅不能弭七國之禍也敢不奉詔以死繼之乃命讓能留中書計畫調度命嗣周爲京西招討使

九月以錢鏐爲鎮海節度使。李茂貞王行瑜合兵拒官軍官軍逃潰貶杜讓能爲雷州司户

覃王嗣周帥禁軍三萬軍於興平茂貞行瑜合兵六萬軍于盩厔以拒之茂貞

等進逼興平禁軍皆望風逃潰茂貞等乘勝進攻京城大震士民奔散崔昭緯密遣茂貞書曰用兵非主上意皆出於杜太尉耳茂貞陳於臨皐驛表讓能罪請誅之讓能言於帝曰臣固先言之矣請以臣爲解帝涕下不自禁曰與卿訣矣是日貶讓能梧州刺史再貶雷州司户

以韋昭度崔胤同平章事

胤外寛弘而内巧險與崔昭緯深相結故得爲相

冬十月殺雷州司户杜讓能以李茂貞爲

鳳翔兼山南西道節度使

茂貞勤兵不解請誅讓能。然後還鎮。崔昭緯復從而擠之。遂賜死。自是朝廷動息皆禀於邠岐。南北司往往依附二鎮以邀恩澤。制復以茂貞爲鳳翔節度使。兼山南西道節度使守中書令。於是茂貞盡有鳳翔與元洋隴秦等十五州之地。○邠岐二州名。指行瑜茂貞

以王潮爲福建觀察使此閩王之基

十一月以王行瑜爲太師。號尚父。賜鐵券

行瑜求爲尚書令韋昭度密奏曰太宗以尚書令登大位自是不以授人惟郭子儀以大功拜尚書令終身避讓行瑜安可輕議遂有是命

甲寅乾寧元年春二月以鄭綮同平章事

綮好詼諧多爲歇後詩譏嘲時事帝以爲有所蘊命以爲相聞者大驚堂吏告之綮笑曰諸君大悞使天下更無人未至鄭綮果如是奈人笑何旣而賀客至綮搔首言曰歇後鄭五作宰相時事可知矣累讓不獲乃視事七月表避位

三月李克用克邢州殺李存孝

存孝代州人本姓安名思敬與存信俱爲克用養子猨臂善射身被重鎧櫜弓坐槊手舞鐵楇出入陣中以兩騎自從戰酣易騎上下如飛爲邢州留後存信譖之懼禍乃潛結于鎔及朱全忠克用攻之城中食盡存孝出見泥首請罪曰兒於晉有功而無過所以至此由存信爲之耳克用叱曰爾爲書檄罪我百端亦存信爲之邪車裂之然克用惜其材悵然恨諸將之不能容也爲之不視事者十餘日

秋八月楊復恭等伏誅

李茂貞取興元復恭守亮奔閬州茂貞拔閬州復恭帥其黨出走韓建獲之獻於闕下斬於獨柳茂貞獻復恭遺守亮書訴致仕之由云承天門乃隋家舊業大姪但積粟訓兵勿貢獻吾於荊榛中立壽王纔得尊位廢定策國老有如此負心門生天子

乙卯二年春二月董昌僭號於越州

昌爲浙東觀察使求爲越王未許有諂者曰與爲越王曷若爲越帝昌大喜集將佐議之副使黃碣曰今唐室雖微天人未厭大王與於畎畝受朝厚恩位至

宰相富貴極矣柰何一旦忽爲族滅之計乎昌斬之又問會稽令吳鐐對曰大王不爲眞諸侯以傳子孫乃欲爲假天子以取滅亡邪昌亦族誅之山陰令張遜曰浙東僻處海隅巡屬雖有六州大王若稱帝彼必不從徒守空城爲天下笑耳又殺之辛卯昌被衮冕即皇帝位自稱大越羅平國改元順天錢鏐遺昌書曰與其閉門作天子與九族百姓俱陷塗炭豈若開門作節度使終身富貴邪及今悛悔尚可及也昌不聽鏐以狀聞制削奪昌官爵委鏐討之明年五月

鏐將顧全武克

越州昌伏誅

夏五月王行瑜李茂貞韓建舉兵犯闕殺
韋昭度李谿

行瑜以不得尚書令怨朝廷王珂王珙爭河中行瑜與建及茂貞皆爲珙請不能得恥之行瑜使其弟同州刺史行約攻河中而自與茂貞建各將精兵數千入朝帝御安福門以待之三帥盛陳甲兵拜伏舞蹈帝詰之曰卿輩不奏請俟報輒稱兵入京城其志欲何爲乎若不能事朕今日請避賢路行瑜茂貞流汗不能言獨建粗述入朝之由帝與之宴三帥奏稱南北司互有朋黨隳紊朝政

昭度討西川失策，谿作相，不合衆心，請誅之。帝未之許，行瑜等輒殺之。李克用聞三鎮犯闕，即日遣使發北部兵，期以來月渡河入關。始三帥謀廢帝，立吉王保。及聞克用起兵，行瑜、茂貞各留兵二千人宿衛京師，與建皆還本鎮。

六月，李克用舉兵討三鎮。秋七月，王行約、李繼鵬作亂，帝如石門鎮。

克用大舉蕃漢兵南下，上表稱王行瑜、李茂貞、韓建稱兵犯闕，賊害大臣，請討之。又移檄三鎮，數其罪。行瑜等大懼。克用軍至河中，行瑜弟行約、茂貞假子繼

鵬叔遷乘輿帝幸石門克用遣判官王
瓌表問起居又遣史儼將三千騎詣石
門侍衛茂貞懼斬繼鵬傳首行在上表
請罪帝諭克用且赦茂貞併力討行瑜
克用遣其子存勗詣行在年十一帝奇
其狀皃撫之曰兒方爲國之棟梁他日
宜盡忠於吾家既而克
用克邠州行瑜伏誅

車駕還京師

李克用表請之時宮室焚毀帝寓
居尚書省百官往往無袍笏僕馬

冬十二月進李克用爵晉王克用還晉陽

克用遣掌書記李襲吉入謝請乘此勝勢遂取鳳翔帝謀於貴近或曰李茂貞復滅則沙陀太盛朝廷危矣帝乃賜克用詔褒其忠欵而言不臣之狀王行瑜爲甚茂貞韓建自知其罪職貢相繼且當休兵息民克用奉詔而止既而私與詔使曰觀朝廷之意似疑克用有異心也然不去茂貞關中無安寧之日又詔免克用入朝乃表稱引兵東歸表至京師上下始安克用既去茂貞驕橫如故

河西州縣多爲茂貞所據

丙辰三年秋七月李茂貞舉兵犯闕帝如華

州

初李克用屯渭北茂貞韓建憚之事朝廷禮甚恭克用去二鎮貢獻漸疎表章驕慢帝自石門還更置安聖捧宸保寧宣化等軍選補數萬人使延王戒丕等將之茂貞以爲欲討己遂表言延王無故稱兵討臣臣今勒兵入朝請罪帝遣使告急于河東茂貞引兵逼京師戒丕曰今關中藩鎮無可依者不若自鄜州濟河幸太原帝至渭北建奉表請幸華州帝不許既而帝復憚遠適至富平遣人召建面議去留建至頓首言今藩臣跋扈者非止茂貞陛下若遠巡邊鄙臣

恐無復還朝。今華州兵力雖微。亦足自固。而拒長安不遠。願陛下臨之。以圖興復。帝乃從之。至華州。茂貞遂入長安。焚燒俱盡

八月李克用發兵入援

韓建移檄諸道。令共輸資糧詣行在。克用聞之。嘆曰。去歲從余言。豈有今日之患。因奏將與鄰道發兵入援

丁巳四年春正月詔罷諸王所領兵。及殷後四軍

四軍。安聖。捧宸。保寧。宣化

韓建奏睦濟韶通彭韓儀陳入王謀殺臣刼車駕幸河中帝大驚召建諭之建稱疾不入表稱諸王當避嫌疑令歸十六宅不令典兵預政建慮帝不從引麾下精兵圍行宮表疏連上帝不得已詔諸王所領軍士並縱歸田里建又奏陛下選賢任能足清禍亂何必別置殿後四軍乞皆罷詔亦從之於是天子之親軍盡矣

立德王裕爲皇太子

韓建又奏諸王銜命四方者乞皆召還建幽於別第乃奏請立德王爲太子欲

以解之詔立德王祐
爲皇太子更名裕

秋八月韓建劉季述殺通王滋等十一人

建奏諸王典兵凶徒樂禍致鑾輿不安臣奏罷兵權實慮不測之變今聞延王覃王尚苞陰計願陛下聖斷不疑帝曰何至於是數日不報建乃與知樞密劉季述矯制發兵圍十六宅諸王被髮或緣垣或升屋呼曰宅家救兒建擁通沂睦濟韶彭韓陳覃延丹十一王至石隄谷盡殺之以謀反聞○唐末宮中率稱天子曰宅家

戊午 光化元年秋八月車駕至長安

庚申 三年冬十一月中尉劉季述等幽帝於少陽院而立太子裕

將宰相崔胤與帝謀誅宦官宦官懼季述等陰謀廢立乃召百官陳兵殿庭扶帝適少陽院以銀撾畫地數帝罪數十不止乃鎖其門鎔鐵錮之穴墻以通飲食矯詔太子嗣位更名縝以帝爲太上皇凡宮人左右爲帝所寵信者皆榜殺之季述欲殺胤而憚朱全忠但解其度支鹽鐵轉運而已胤密致書全忠使與

兵圖反正季述遣養子希度詣全忠許以唐社稷輸之全忠猶豫未決副使李振曰季述一宦官耳乃敢囚廢太子公不能討何以復令諸侯且幼主位定則天下之權盡歸宦官矣全忠大悟即囚希度遣親吏蔣玄暉如京師與亂謀之

辛酉天復元年春正月朔神策指揮使孫德昭等討劉季述等皆伏誅帝復位黜太子裕爲德王

德昭自季述等廢立常憤惋不平崔胤聞之遣判官石戩與之遊德昭每酒酣

必泣戩知其誠乃密以亂意說之曰今
反者獨劉季述王仲先爾公誠能誅此
二人迎上皇復位則富貴窮一時忠義
流千古苟狐疑不決則功落他人之手
矣德昭遂結右軍都將董彥弼周承誨
謀以除夜伏兵安福門外正旦仲先入
朝德昭擒斬之馳詣少陽院亂迎帝御
長樂門樓帥百官稱賀承誨擒季述王
彥範繼至方詰責已爲亂梃所斃並誅
其黨二十餘人帝曰裕幼弱非其罪命
還東宮黜爲德王復名裕賜德昭姓名
李繼昭承誨姓名李繼誨彥弼亦賜姓
李皆以使相留宿衛
時人謂之三使相

進朱全忠爵爲東平王李茂貞爲岐王。

以宦者韓全誨張彥弘爲中尉

劉季述王仲先旣死崔胤陸扆上言禍亂之興皆由中官典兵乞令胤主左軍扆主右軍則諸侯不敢侵陵王室尊矣帝召李繼昭李繼誨李彥弼謀之皆曰臣等累世在軍中未聞書生爲軍主若屬南司必多所變更不若歸之北司爲便於是復以宦者爲中尉

夏閏六月解崔胤鹽鐵使

時帝悉以軍國事委胤宦官側目胤欲盡誅之但以宮人掌內諸司事宦官聞之乃求美女知書者數人內之宮中陰令詗察其事盡得胤密謀韓全誨等日夜謀所以去胤之術胤時領三司使全誨等教禁軍對帝諠譟訴胤減損冬衣帝不得已解胤鹽鐵使時朱全忠李茂貞各有挾天子令諸侯之意胤知謀泄事急遺全忠書稱被密詔令全忠以兵迎車駕

冬十月朱全忠舉兵發大梁

全忠得崔胤書自河中還大梁發兵

十一月韓全誨等刼帝如鳳翔

朱全忠至河中表請車駕幸東都京師大駭全誨等陳兵殿前刼帝如鳳翔帝不許杖劍登乞巧樓全誨等逼帝下樓帝不得已與皇后妃嬪諸王百餘人皆上馬慟哭而出李茂貞出迎帝下馬慰接之還入鳳翔帝屢詔全忠還鎮全忠至鳳翔城東而還

壬戌二年春三月汴兵圍晉陽

朱全忠令氏叔琮朱友寧圍晉陽李嗣昭嗣源數將敢死士夜入叔琮營斬首

捕虜汴軍驚擾會大疫叔琮引兵還李克用爲全忠所困封疆日蹙憂形於色存勗進言曰物不極則不返惡不極則不亡朱氏恃其詐力窮凶極暴吞滅四隣人怨神怒今又攻逼乘輿窺覦神器此其極也殆將斃矣吾家代襲忠貞大人當遵養時晦以待其衰奈何輕爲沮喪使羣下失望乎克用悅

以楊行密爲行營都統賜爵吳王帝令討朱全忠

夏五月進錢鏐爵爲越王後更封爲吳王

六月朱全忠圍鳳翔

崔亂詣河中泣訴於全忠恐李茂貞刼天子幸蜀宜以時迎奉全忠與之宴亂親執板爲全忠歌以侑酒全忠乃將兵五萬發河中進軍鳳翔城下朝服向城而泣曰臣但欲迎車駕還宮耳不與岐王角勝也遂爲五寨環之○岐王謂李茂貞

秋八月起復韋貽範同平章事

貽範爲相多受人賂許以官既而以母喪罷去日爲債家所譟故汲汲於起復日遣人詣兩中尉樞密及李茂貞求之帝命韓偓草制偓曰吾腕可斷此制不

可草卽上疏論貽範遭憂未數月遽令起復實駭物聽傷國體學士院二中使怒曰學士勿以死爲戲偓以疏授之解衣而寢二使奏之帝卽命罷草明日班定無白麻可宣宦官宣言韓侍郎不肯草麻茂貞入見曰陛下命相而學士不肯草麻與反何異帝曰學士所陳事理明白若之何不從茂貞不悦而出語人曰我實不知書生禮數爲貽範所誤貽範乃止至是竟起復貽範使姚洎草制貽範不讓卽表謝明日視事

癸亥 三年春正月李茂貞殺韓全誨等帝幸

朱全忠營遂發鳳翔復以崔亂爲司空同平章事

茂貞獨見帝請誅全誨等與全忠和解奉帝車駕還京帝喜即收全誨等斬之並誅宦官七十餘人車駕幸全忠營全忠素服待罪頓首流涕帝亦泣駕至興平亂帥百官迎謁復以爲相

車駕至長安大誅宦官

車駕入長安崔亂奏以宦官典兵預政傾危國家不剪其根禍終不已請悉罷

內諸司使其事務盡歸之省寺諸道監軍俱召還闕下帝從之全忠遂以兵驅第五可範已下數百人盡殺之寃號之聲徹於內外其出使外方者詔所在收捕誅之止留黃衣幼弱者三十人以備灑掃

二月賜朱全忠號回天再造竭忠守正功臣進爵梁王。以崔胤爲司徒兼侍中

胤恃全忠之勢專權自恣天子動靜皆稟之刑賞繫其愛憎中外畏之李克用聞之曰胤外倚賊勢內脅其君旣執朝政又握兵權權重則怨多勢侔則釁生

破家亡國在眼中矣

秋八月進王建爵為蜀王

甲子天祐元年春正月梁王全忠殺崔胤

初胤假全忠兵力以誅宦官全忠既破李茂貞併吞關中威震天下遂有篡奪之志至是全忠欲遷天子都洛恐胤立異寄表胤等專權亂國請并其黨鄭元規等誅之詔皆貶之全忠密令朱友諒殺胤及元規等數人

梁王全忠屯河中表請遷都帝發長安二

月至陝

全忠奉表請帝遷都洛陽驅徙士民號
哭滿路罵曰賊臣崔胤召朱温來傾覆
社稷使我曹流離至此車駕發長安全
忠以其將張廷範爲御營使毀長安宮
室百司及民間廬舍長安自此遂邱墟
矣車駕至華州民夾道呼萬歲帝泣謂
曰勿呼萬歲朕不復爲汝主矣謂侍臣
曰鄙語云紇干山頭凍殺雀何不飛去
生處樂朕今漂泊不知竟落何所因泣
下沾襟左右莫能仰視二月至陝以東
都宮室未成駐留於陝全忠來朝帝延
入寢室見何后后泣曰自今大家夫婦

委身全忠矣○紘干山卽紘眞山也在大同府淶東北其山春夏積雪

三月遣間使以蠟詔告難于四方以絹詔告急於王建楊行密李克用等令糾帥藩鎮以圖匡復曰朕至洛陽則爲全忠所幽閉詔敕皆出其手朕意不復得通矣

夏四月帝至洛陽秋八月梁王全忠弑帝於椒殿太子柷卽位冬十二月以劉隱爲清海節度使隱以重賂結全忠故有是命

昭宣帝諱祚更名柷昭宗第九子在位三年

乙丑天祐二年春二月朱全忠殺德王裕等九人皆昭宗子

夏六月全忠殺裴樞獨孤損崔遠陸扆王溥等三十餘人

柳璨恃朱全忠之勢恣爲威福會有星變占者曰君臣俱災宜誅殺以應之璨因疏其素所不快者於全忠曰此曹皆怨望腹非宜以之塞災異判官李振亦

言此曹難制不若盡去之全忠以爲然聚樞等三十餘人於白馬驛一夕盡殺之投尸於河初振累舉進士不第故深嫉縉紳之士言於全忠曰此輩常自謂清流宜投之黃河使爲濁流全忠笑而從之振每自汴至洛朝臣必有竄逐者時謂之鴟鴞

秋八月徵前禮部員外郎司空圖詣闕尋放還山

初圖棄官居虞鄉王官谷昭宗屢徵之不起柳璨以詔書徵之圖懼入見陽爲

衰野墜笏失儀璨乃復下詔略曰養高
釣名匪夷匪惠難居公正之朝可放還
山○衰精力耗
也野少禮節也

冬十一月吳王楊行密卒子渥代爲淮南
節度使○以梁王全忠爲相國封魏王加
九錫全忠不受

全忠急於傳禪蔣玄暉與柳璨等議以
魏晉以來皆先封大國加九錫殊禮然
後受禪全忠曰汝曹巧述閒事以沮我
借使吾不受九錫豈不能作天子邪

十二月朱全忠弒太后何氏殺蔣玄暉柳璨張廷範

初璨與玄暉廷範朝夕宴聚深相結爲全忠謀禪代事太后泣遣宮人達意玄暉語以他日傳禪之後求子母生全王殷趙殷衡譖玄暉與璨廷範於積善堂夜宴對太后焚香爲誓期興復唐祚全忠信之殺玄暉私侍太后密令殷等殺太后於積善堂斬璨車裂廷範璨臨刑呼曰負國賊柳璨死其宜矣

丙寅 三年冬十月李克用遣兵攻潞州

全忠圍滄州。劉仁恭求救於河東。克用恨仁恭反覆。未之許。其子存勗諫曰。此天下之勢。歸朱溫者。什七八。自河以北能爲溫患者。獨我與幽滄耳。今幽滄爲溫所困。我不與之併力拒之。非我之利也。夫爲天下者。不顧小怨。且彼嘗困我而我救其急。以德懷之。乃一舉而名實附也。克用以爲然。乃許仁恭和。遣其將周德威。李嗣昭。將兵與之攻潞州。十二月。昭義節度使丁會降。全忠將兵攻滄州。聞潞州不守。引兵還

通鑑擥要卷十八

通鑑臨要

DS
735
A2Y36
1761
v.11-
12